北史/卷04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七 ◄

北史
卷四十八　列傳第三十六

► 卷四十九

尒硃榮　子文暢　文略　從子兆　從弟彥伯　彥伯子敞　彥伯弟仲遠　世隆　榮從父弟度律　榮從祖兄子天光

尒硃榮

尒硃榮，字天寶，北秀容人也。世為部落酋帥，其先居尒硃川，因為氏焉。高祖羽健，魏登國初為領人酋長，率契胡武士從平晉陽，定中山，拜散騎常侍。以居秀容川，詔割方三百里封之，長為世業。道武初，以南秀容川原沃衍，欲令居之。羽健曰：「家世奉國，給侍左右，北秀容既在骼內，差近京師，豈以沃鴒脊，更遷遠地？」帝許之。所居處曾有狗舐地，因而穿之得甘泉，因名狗舐泉。曾祖鬱德、祖代勤，繼為酋長。代勤，太武敬哀皇后舅也。既以外親，兼數征伐有功，給復百年，除立義將軍。曾圍山而獵，部人射虎，誤中其髀。代勤仍令拔箭，竟不推問，曰：「此既過誤，何忍加罪。」部內咸感其意。位肆州刺史，封梁郡公，以老致仕，歲賜帛百疋以為常。卒，謚曰莊。孝莊初，追贈太師、司徒公、錄尚書事。父新興，太和中繼為酋長。曾行馬群，見一白蛇，頭有兩角，咒之，求畜牧蕃息。自是牛羊駝馬，日覺滋盛，色別為群，穀量之。朝廷每有征討，輒獻私馬，兼備資糧，助裨軍用。孝文嘉之。及遷洛，特聽冬朝京師，夏歸部落。每入朝，諸公王朝貴，競以珍玩遺之，新興亦報以名馬。位散騎常侍、平北將軍、秀容第一領人酋長。新興每春秋二時，恆與妻子閱畜牧于川澤，射獵自娛。明帝時，以年老，啟求傳爵于榮。卒，謚曰簡。孝莊初，贈太師、相國、西河郡王。

榮潔白，美容貌，幼而神機明決。及長，好射獵，每設圍誓眾，便為軍陣之法，號令嚴肅，眾莫敢犯。秀容界有池三所，在高山上，清深不測，相傳曰祁連池，魏言天池也。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，忽聞簫鼓音，謂榮曰：「古老相傳，聞此聲，皆至公輔。吾年老暮，當為汝耳。」榮襲爵，後除直寢、遊擊將軍。正光中，四方兵起，遂散畜牧，招合義勇。以討賊功，進封博陵郡公，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。時榮率眾至肆州，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。榮怒，攻拔之，乃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，執慶賓還秀容。自是兵威漸盛，朝廷亦不能罪責。及葛榮吞杜洛周，榮恐其南逼鄴城，表求東援相州，帝不許。榮以山東賊盛，慮其西逸，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。於是北捍馬邑，東塞井陘。尋屬明帝崩，事出倉卒，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，入匡朝廷。抗表云：「今海內草草，異口一言，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，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，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。求以徐紇、鄭儼之徒，付之司敗。更召宗親，推其明德。」於是將赴京師。靈太后甚懼，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，將于太行杜防。榮抗表之始，遣從子天光、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，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。天光乃見莊帝，具論榮心，帝許之。天光等還北，榮發晉陽，猶疑所立，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，成者當奉為主。唯莊帝獨就。師次河內，重遣王相密迎莊帝與帝兄彭城王勰、弟始平王子正。武泰元年四月，莊帝自高渚度，至榮軍，將士咸稱萬歲。

及莊帝即位，詔以榮為使持節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大將軍、開府、尚書令、領軍將軍、領左右、太原王。及度河，太后乃下發入道，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。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，謂天下乘機可取，乃譎朝士共為盟誓，將向河陰西北三里。至南北長堤，悉命下馬西度，即遣胡騎四面圍之。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，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，皆斂手就戮。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宮。莊帝及彭城王、霸城王俱出帳。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察共西部高車叱列殺鬼在帝左右，相與為應。及見事起，假言防衛，抱帝入帳，餘人即害彭城、霸城二王。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橋，沉靈太后及少主於河。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，仍於堤東被圍。遂臨以白刃，唱云：「能為禪文者出，當原其命。」時有隴西李神俊、頓丘李諧、太原溫子升並當世辭人，皆在圍中，恥是從命，俯伏不應。有御史趙元則者，恐不免死，出作禪文。榮令人誡軍士，言元氏既滅，尒硃氏興。其眾咸稱萬歲。榮遂鑄金為己像，數四不成。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，言今時人事未可。榮乃曰：「若我作不吉，當迎天穆立之。」靈助曰：「天穆亦不吉，唯長樂王有王兆耳。」榮亦精神恍惚，不自支持，遂便愧悔。至四更中，乃迎莊帝，望馬首叩頭請死。其士馬三千餘騎，既濫殺朝士，乃不敢入京，即欲向北為移都之計。持疑經日，始奉駕向洛陽宮。及上北芒，視城闕，復懷畏懼，不肯更前。武衛將軍汎禮苦執不聽，復前入城，不朝戍。北來之人，皆乘馬入殿。諸貴死散，無復次序。莊帝左右，唯有故舊數人。榮猶

執移都之議，上亦無以拒焉。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，誓言無復二心。莊帝自起止之，因復為榮誓，言無疑心。榮喜，因求酒一遍。及醉熟，帝欲誅之，左右苦諫乃止。即以床輦向中常侍省。榮夜半方寤，遂達旦不眠。自此不復禁中宿矣。

榮女先為明帝嬪，欲上立為後，帝疑未決。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：「昔文公在秦，懷嬴入侍。事有反經合義，陛下獨何疑焉？」上遂從之。榮意甚悅。于時，人間猶或云榮欲遷都晉陽，或云欲肆兵大掠，迭相驚恐，人情駭震。京邑士子，十不一存，率皆逃竄，無敢出者，直衛空虛，官守廢曠。榮聞之，上書謝愆。無上王請追尊帝號；諸王、刺史，乞贈三司；其位班三品，請贈令僕；五品之官，各贈方伯；六品已下及白身，贈以鎮郡。諸死者無後，聽繼，即授封爵。均其高下，節級別科，使恩洽存亡，有慰生死。詔從所表。又啟帝，遣使巡城勞問。於是人情遂安，朝士逃亡者，亦稍來歸闕。榮又奏請番直，朔望之日，引見三公、令、僕、尚書、九卿及司州牧、河南尹、洛陽河陰執事之官，參論國政，以為常式。

五月，榮還晉陽，乃令元天穆向京，為侍中、太尉公、錄尚書事、京畿大都督，兼領軍將軍，封上党王，樹置腹心在列職，舉止所為，皆由其意。七月，詔加榮柱國大將軍。

時葛榮向京師，眾號百萬。州刺史李神俊閉門自守。榮率精騎七千，馬皆有副，倍道兼行，東出滏口。而與葛榮眾寡非敵。葛榮聞之，喜見於色，乃令其眾辦長繩，至便縛取。自鄴以北，列陣數十里，箕張而進。榮潛軍山谷為奇兵，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，處有數百騎，令所在揚塵鼓噪，使賊不測多少。又以人馬逼戰，刀不如棒。密勒軍士，馬上各齎袖棒一枚，至戰時，慮廢騰逐，不聽斬級，使以棒，棒之而已。乃分命壯勇，所當衝突。號令嚴明，將士同奮。身自陷陣，出於賊後，表裏合擊，大破之。于陣禽葛榮，餘眾悉降。榮恐其疑懼，乃普令各從所樂，親屬相隨，任所居止。於是群情喜悅，登即四散，數十萬眾，一朝散盡。待出百里之外，乃始分道押領，隨便安置，咸得其宜。獲其渠帥，量才授用，新附者咸安。時人服其處分機速。乃檻車送葛榮赴闕。詔加榮大丞相、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。初，榮將討葛榮，軍次襄垣，遂大獵，有雙兔起于馬前，榮彎弓誓之曰：「中則禽葛榮，不中則否。」既而並應弦而殪，三軍咸悅。及後，命立碑於其所，號雙兔碑。又將戰，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，葛榮初不肯與，此人自稱己是道武皇帝，葛榮乃奉刀，此人手持授榮。寤而喜。自知必勝。又詔以冀州之長樂、相州之南趙、定州之博陵、滄州之浮陽、平州之遼西、燕州之上穀、幽州之漁陽七郡，各萬戶，通前滿十萬。為太原國邑，又加位太師。

建義初，北海王元顥南奔梁，梁立為魏主，資以兵將。時邢杲以三齊應顥。朝廷以顥孤弱，永安二年春，詔元天穆先平齊地，然後征顥。顥乘虛徑進，滎陽、武牢並不守，車駕出居河北。滎聞之，馳傳朝行宮於上党之長子，輿駕於是南趣。滎為前驅，旬日之間，兵馬大集。天穆克平邢杲，亦度河以會。車駕幸河內。滎與顥相持於河上，無船不得即度。議欲還北，更圖後舉。黃門郎楊侃、高道穆等並固執以為不可。屬馬渚諸楊雲有小船數艘，求為鄉導。滎乃令都督尒硃兆等率精騎夜濟。顥奔。車駕度河，入居華林園。詔加滎天柱大將軍，增封通前二十萬戶，加前後部羽葆鼓吹。

滎尋還晉陽，遙制朝廷，親戚腹心，皆補要職，百僚朝廷動靜，莫不以申。至於除授，皆須滎許，然後得用。莊帝雖受制權臣，而勤政事，朝夕省納，孜孜不已。數自理冤獄，親覽辭訟。又選司多濫，與吏部尚書李神俊議正綱紀。而滎乃大相嫌責。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，神俊以階縣不奏，別更擬人。滎大怒，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。滎使入京，雖復微蔑，朝貴見之，莫不傾靡。及至闕下，未得通奏，恃滎威勢，至乃忿怒。神俊遂上表遜位。滎欲用世隆攝選，上亦不違。滎曾啟北人為河內諸州，欲為掎角勢，上不即從。天穆入見論事，上猶未許。天穆曰：「天柱既有大功，為國宰相，若請普代天下官屬，恐陛下亦不得違。如何啟數人為州，便停不用？」帝正色曰：「天柱若不為人臣，朕亦須代；如其猶存臣節，無代天下百官理。」滎聞，大怒曰：「天子由誰得立？今乃不用我！」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有妒恨之事。帝遣世隆語以大理，後曰：「天子由我家置立，今便如此。我父本日即自作，今亦復決？」世隆曰：「兄止自不為，若本自作，臣今亦得封王。」帝既外迫強臣，內逼皇后，恆怏怏不以萬乘為貴。

先是，葛榮枝党韓婁仍據幽、平二州，滎遣都督侯深討斬之。時万俟醜奴、蕭寶夤擁眾幽、涇，滎遣其從子天光為雍州刺史，令率都督賀拔岳、侯莫陳悅等入關討之。天光至雍州，以眾少未進。滎大怒，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，加天光杖罰。天光等大懼，乃進討，連破之，禽醜奴、寶夤，並檻車送闕。天光又禽王慶雲、万俟道樂，關中悉平。於是天下大難便盡。莊帝恆不慮外寇，唯恐滎為逆。常時諸方未定，欲使與之相持。及告捷之日，乃不甚喜，謂尚書令、臨淮王彧曰：「即今天下，便是無賊？」臨淮見帝色不悅，曰：「臣恐賊平以後，方勞聖慮。」帝畏餘人怪，還以他語解之，曰：「其實撫甯荒余，彌成不易。」

滎好射獵，不舍寒暑，法禁嚴重。若一鹿出，乃有數人殞命。曾有一人，見猛獸便走，謂曰：「欲求活邪！」遂即斬之。自此獵如登戰場。曾見一猛獸在窮穀中，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，不令復損。於是數人被殺，遂禽得之。持此而樂焉。列圍而進，雖阻險不

得回避，其下甚苦之。

太宰元天穆從容言榮勳業，宜調政養人。榮便攘肘謂天穆曰：「太后女主，不能自正，推奉天子者，此是人臣常節。葛容之徒，本是奴才，乘時作亂，譬如奴走，禽獲便休。頃來受國大寵，未能混一海內，何宜今日便言勳也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，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，校獵嵩原，令貪汙朝貴，入圍搏虎。仍出魯陽，曆三荊，悉擁生蠻，北填六鎮。回軍之際，因平汾胡。明年簡練精騎，分出江、淮，蕭衍若降，乞萬戶侯；如其不降，徑度數千騎，便往縛取。待六合寧一，八表無塵，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，觀風俗，布政教，如此乃可稱勳耳。今若止獵，兵士懈怠，安可復用也？」

及見四方無事，乃遣人奏曰：「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，臣惡其此言，已發遣令去。」榮時望得殊禮，故以意諷朝廷。帝實不欲與之，因稱其忠。榮見帝年長明悟，為眾所歸，欲移自近，皆使由己。每因醉雲，入將天子，拜謁金陵後，還復恆朔。而侍中硃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，於是復有移都消息。

榮乃暫來向京，言看皇后娩難。帝懲河陰之事，終恐難保，乃與城陽王徽、侍中楊侃、李彧、尚書右僕射元羅謀，皆勸帝刺殺之。唯膠東侯李侃晞、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，必有備，恐不可圖。又欲殺其黨與，發兵拒之。帝疑未定，而京師人懷憂懼，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，已避之東出。榮乃遍與朝士書，相任留。中書舍人溫子升以書呈帝，帝恆望其不來，及見書，以榮必來，色甚不悅。武衛將軍奚毅，建義初往來通命，帝每期之甚重，然以為榮通親，不敢與之言情。毅曰：「若必有變，臣甯死陛下難，不能事契胡。」帝曰：「朕保天柱無異心，亦不忘卿忠款。」

三年八月，榮將四五千騎，發并州向京。時人皆言其反，復道天子必應圖之。九月初，榮至京。有人告雲，帝欲圖之。榮即具奏。帝曰：「外人亦言王欲害我，豈可信之？」於是榮不自疑，每入謁帝，從人不過數十，皆不持兵仗。帝欲止，城陽王曰：「縱不反，亦何可耐？況何可保耶？」又北人語訛，語「尒硃」為「人主」。上又聞其在北言，我姓人主。先是，長星出中台，掃大角，恆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，榮問之曰：「是何祥也？」答曰：「除舊佈新象也。昔長星掃大角，秦以之亡。」榮聞之悅。又榮下行台郎中李顯和曾曰：「天柱至，那無九錫，安須王自索也？亦是天子不見機！」都督郭羅察曰：「今年真可作禪文，何但九錫。」參軍褚光曰：「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，何慮天柱不應。」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，無所忌憚，其事皆上聞。奚毅又見，求聞。帝即下明光殿與語。帝又疑其為榮，不告以情。及知毅赤誠，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、李彧，告以毅語。榮小

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，小字伽邪。榮嘗指之曰：「我終當得此女婿力。」徽又云：「榮慮陛下終為此患，脫有東宮，必貪立孩幼。若皇后不生太子，則立陳留以安天下。」並言榮指陳留語狀。帝既有圖榮意，夜夢手持一刀自害，落十指節，都不覺痛。惡之，以告城陽王徽及楊侃。徽解夢曰：「蝮蛇螫手，壯士解腕。割指節與解腕何異？去患乃是吉祥。」聞者皆言善。

九月十五日，天穆到京，駕迎之。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燕射。榮乃奏曰：「近來侍官皆不習武，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，因省辭訟。」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移都，至是，其言相符。至十八日，召中書舍人溫子升告以殺榮狀，並問以殺董卓事。子升具通本，上曰：「王允若即赦涼州人，必不應至此。」良久，語子升曰：「朕之情理，卿所具知，死猶須為，況必不死！甯與高貴鄉公同日死，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。」上謂殺榮、天穆，即赦其党，便應不動。應詔王道習曰：「尒硃世隆、司馬子如、硃元龍比來偏被委付，具知天下虛實，謂不宜留。」城陽王及楊侃曰：「若世隆不全，仲遠、天光豈有來理？」帝亦謂然，無復殺意。城陽曰：「榮數征伐，腰間有刀，或能狼戾傷人。臨事，願陛下出。」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。其日，榮與天穆併入，坐食未訖，起出。侃等從東階上殿，見榮、天穆出至中庭，事不果。十九日是帝忌日。二十日榮忌日。二十一日，暫入，即向陳留王家，飲酒極醉。遂言病動，頻日不入。上謀頗泄，世隆等以告榮。榮輕帝，不謂能反。預帝謀者皆懼。二十五日旦，榮、天穆同入，其日大欲革易。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，榮與天穆並御床西北小床上南坐，城陽入，始一拜。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，即馳向御坐，帝拔千牛刀，手斬之，時年三十八。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啟，皆左右去留人名，非其腹心，悉在出限。帝曰：「豎子！若過今日，便不可制。」時又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，於是內外喜叫，聲滿京城。既而大赦。

榮雖威名大振，而舉止輕脫，止以馳射為伎藝，每入朝見，更無所為，唯戲上下馬。于西林園宴射，恆請皇后出觀，並召王公妃主，共在一堂。每見天子射中，輒自起舞叫，將相卿士，悉皆盤旋，乃至妃主婦人，亦不免隨之舉袂。及酒酣耳熱，必自匡坐，唱虜歌，為《樹梨普梨》之曲。見臨淮王彧從容閒雅，愛尚風素，固令為敕勒舞。日暮罷歸，便與左右聯手蹋地，唱《回波樂》而出。性甚嚴暴，慍喜無恆，弓箭刀槊，不離於手，每有瞋嫌，即行忍害，左右恆有死憂。曾欲出獵，有人訴之，披陳不已，發怒，即射殺之。曾見沙彌重騎一馬，榮即令相觸，力窮不復能動，遂使傍人以頭相擊，死而後已。

節閔帝初，世隆等得志，乃詔贈假黃鉞、相國、錄尚書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晉王，加九錫，給九旒鑾輅，武賁班劍三百人，輼輬車，准晉太宰、安平獻王故事，謚曰武。又詔

百官議榮配饗，司直劉季明曰：「晉王若配永安，則不能終臣節。以此論之，無所配。」世隆作色曰：「卿合配？」季明曰：「下官預在議限，據理而言，不合上心，誅翦唯命。」眾為之危，季明自若。世隆意不已，乃配享孝文廟庭。

菩提位太常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侍中、特進。死時年十四。節閔帝初，加贈司徒，謚曰惠。

菩提弟叉羅，武衛將軍、梁郡王。尋卒，贈司空公。

叉羅弟文殊，封平昌郡王。孝靜初，轉襲榮爵太原王。薨于晉陽，時年九歲。

尒硃文暢

文殊弟文暢，初封昌樂郡公。以榮破葛賊之勳，進爵為王。其姊魏孝莊皇后。及韓陵之敗，齊神武納之，待其家甚厚。文暢由是拜開府儀同三司、肆州刺史。家富於財，招致賓客，窮極豪侈。與丞相司馬任胄、主簿李世林、都督鄭仲禮、房子遠等相狎，外示杯酒交，而潛謀害齊神武。自魏氏舊俗，以正月十五日夜為打蔟戲，能中者即時賞帛。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，因神武臨觀，謀竊發，事捷，共奉文暢。為任氏家客薛季孝所告。以姊寵，止坐文暢一房。文暢死時年十八。

尒硃文略

弟文略，以兄叉羅卒無後，襲叉羅爵梁郡王。文暢事當從坐，靜帝使人往晉陽，欲拉殺之。神武特加寬貸，奏免之。文略聰明俊爽，多所通習。齊文襄嘗令章永興馬上彈琵琶，奏十餘曲，試使文略寫之，遂得八。文襄戲之曰：「聰明人多不老壽，梁郡其慎之！」文略對曰：「命之修短，皆在明公。」文襄愴然曰：「此不足慮。」初，神武遣令恕文略十死，恃此益橫，多所陵忽。齊天保末，嘗邀平秦、武興、汝南諸王至宅，供設奢麗，各有贈賄。諸王共假聚寶物以要之，文略弊衣而往，從奴五十人，皆駿馬侯服。其豪縱不遜如此。平秦王有七百里馬，文略敵以好婢，賭取之。明日，平秦王使人致請，文略殺馬及婢，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。平秦王訴之于文宣，系於京畿獄。文略彈琵琶，吹橫笛，謠詠倦極，便臥唱挽輓歌歌。居數月，奪防者弓矢以射人，曰：「不然，天子不憶我。」有司奏，遂伏法。文略嘗大遺魏收金，請為父作佳傳，收論榮比韋、彭、伊、霍，蓋由是也。

尒硃兆

兆字萬仁，榮從子也。少善騎射，趫捷過人，數從榮遊獵，至窮岩絕澗，人所不能升降者，兆必先之。手格猛獸，無所疑避。榮以此特加賞愛，任為爪牙。榮曾送台使，見二鹿，授兆二箭，令取供今食。遂構火以待之。俄而兆獲其一，榮欲誇使人，責兆不盡取，杖之五十。榮之入洛，兆兼前鋒都督。孝莊即位，封潁川郡公。後從上党王天穆平邢杲。又與賀拔勝擊斬元顥子冠受，禽之。進破安豐王延明，顥乃退走。莊帝還宮，論功除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汾州刺史。

尒硃榮死，兆自汾州據晉陽。元曄立，授兆大將軍，進爵為王。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。兆遂輕兵倍道，掩襲京邑。先是，河邊人夢神謂己曰：「尒硃家欲度河，用爾作墨波津令，為之縮水脈。」月餘，夢者死。及兆至，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，以草往往表插而導焉，忽失其所在。兆遂策馬涉度。是日暴風鼓怒，黃塵張天，騎叩宮門，宿衛乃覺。彎弓欲射，袍撥弦，矢不得發，一時散走。莊帝步出雲龍門外，為兆騎所擊，幽于永寧佛寺。兆撲殺皇子，汙辱妃嬪，縱兵虜掠。停洛旬余，先令衛送莊帝于晉陽，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。

初，兆將入洛，遣使招齊神武，欲與同舉。神武時為晉州刺史，謂長史孫騰曰：「臣而伐君，其逆已甚。我今不往，恐彼致恨，卿可往申吾意，但雲山蜀未平，不可委去。」騰乃詣兆，具申意。兆不悅，曰：「還白高兄弟，有吉夢，今行必克。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，堆傍地悉耕熟，唯有馬蘭草株，往往猶在，吾父顧我，令下拔之。吾手所至，無不盡出。以此而言，往必有利。」騰還，具報之。神武曰：「兆等倡狂，舉兵犯順，吾勢不可反事尒硃也。今天子列兵河上，兆進不能度，必退還。吾乘山東下，出其不意，此徒可一舉而禽。」俄而兆克京師，孝莊幽縶，都督尉景從兆南行，以書報神武。神武大驚，召騰，令馳驛詣兆，示以謁賀，密觀天子所在，當于路邀迎，唱大義於天下。騰遇帝于中路，神武時率騎東轉，聞帝已度，於是西還。仍與兆書，具陳禍福，不宜害天子，受惡名於海內。兆怒不納，而帝遂遇弒。

初，榮既死，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，令襲秀容。兆入洛後，步蕃兵勢甚盛，南逼晉陽。兆所以不暇留洛，回師禦之。頻為步蕃所敗，於是部勒士馬，謀出山東，令人頻徵神武。神武晉州僚屬，並勸不行。神武揣其勢迫，必無他慮，決策赴之。兆乃分三州六鎮之人，令神武統領。神武既分兵別營，乃引兵南出，避步蕃之銳。步蕃至樂平郡，

神武與兆還討，破斬之。及節閔帝立，授兆使持節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柱國大將軍，兼錄尚書事、大行台。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，兆以是榮所終之官，固辭不拜。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，世襲并州刺史。

神武之克殷州也，兆與仲遠、度律約拒之。仲遠、度律次陽平，兆屯廣阿，眾號十萬。神武廣縱反間，於是兩不相信，各致猜疑。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。兆輕騎三百，來就仲遠，同坐幕下。兆性粗獷，意色不平，手舞馬鞭，長嘯凝望，深疑仲遠等有變，遂趨出馳還。仲遠遣椿、勝等追而曉譬，兆遂拘縛將還，經日放遣。仲遠等於是奔退。神武乃進擊，兆軍大敗。兆與仲遠、度律遂相疑阻，久而不和。世隆請節閔納兆女為皇后，兆乃大喜。世隆謀抗神武，乃降辭厚禮，喻兆赴洛。兆與天光、度律更自信約，然後大會韓陵山。戰敗，復奔晉陽。其年秋，神武自鄴進討之，兆遂大掠并州，走于秀容。神武又追擊，度赤洪嶺，破之。兆竄於窮山，殺所乘馬，自縊於樹。神武收葬之。

兆勇於戰鬥，而無將領之能。榮雖奇其膽決，然每云：「兆不過將三千騎，多則亂矣。」

兆弟智彪，節閔帝封為安定王。與兆俱走，神武禽之。後死于晉陽。

尒硃彥伯

彥伯，榮從弟也。祖侯真，文成時並、安二州刺史、始昌侯。父買珍，宣武時武衛將軍、華州刺史。

彥伯性和厚，永安中，為榮府長史。節閔帝潛嘿于龍花佛寺，彥伯敦喻往來，尤有勤款。帝既立，尒硃兆以己不豫謀，大為忿恚，將攻世隆。詔令華山王鷙慰兆，兆猶不釋。世隆復令彥伯自往喻之，兆乃止。及還，帝宴彥伯于顯陽殿。時侍中源子恭、黃門郎竇瑗並侍坐。彥伯曰：「源侍中比為都督，與臣相持於河內。當爾之時，旗鼓相望，眇如天隔。甯期同事陛下，為今日之忻也？」子恭曰：「蒯通有言，犬吠非其主。他日之事永安，猶今日之事陛下耳。」帝曰：「源侍中可謂有射鉤之心也。」遂令二人極醉而罷。後封博陵郡王，位司徒公。于時炎旱，有勸彥伯解司徒者，乃上表遜位，詔許之。俄除儀同三司、侍中，餘如故。彥伯于兄弟之中，差無過患。天光等敗于韓陵，彥伯欲領兵屯河橋，世隆不從。及張勸等掩襲世隆，彥伯時在禁直。長孫承業等啟陳，神武義功既振，將除尒硃。節閔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，彥伯狼狽出走，為人所執。尋與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，縣首於斛斯椿門樹，傳于神武。先是洛中謠曰：「三月末，四月初，揚灰簸

土覓真珠。」又曰：「頭去項，腳根齊，驅上樹，不須梯。」至是並驗。子敞。

尒硃敞

敞字乾羅。彥伯之誅，敞小，隨母養于宮中。年十二，敞自竇走至大街，見童兒群戲，敞解所著綺羅金翠服，易衣而遁。追騎至，不識敞，便執綺衣兒。比究問知非，會日已暮，由是免。遂入一村，見長孫氏媼，踞胡床坐，敞再拜求哀，長孫氏潛之，藏於復壁之中。購之愈急，追且至，長孫氏資而遣之。遂詐為道士，變姓名，隱嵩高山。略涉經史。數年間，人頗異之。嘗獨坐岩石下，泫然歎曰：「吾豈終此乎！伍子胥獨何人也？」乃奔長安。周文帝見而禮之，拜行台郎中、靈壽縣伯。保定中，遷開府儀同三司，進爵為公。後為膠州刺史。迎長孫氏至其第，置於家，厚資給之。隋文帝受禪，改封邊城郡公。黔安蠻叛，命敞討平之。師旋，拜金州總管，政號嚴明，吏人懼之。後以年老乞骸骨，賜二馬輅車歸河內，卒於家。子最嗣。

尒硃仲遠

仲遠，彥伯弟也。明帝末年，尒硃榮兵威稍盛，諸有啟謁，率多見從。而仲遠摹寫榮書，又刻榮印，與尚書令吏，通為奸詐。造榮啟表，請人為官，大得財貨，以資酒色。落魄無行業。及孝莊即位，封清河公、徐州刺史，兼尚書左僕射、三徐大行台。尋進督三徐諸軍事。仲遠上言：「竊見比來行台采募者，皆得權立中正，在軍定第，斟酌授官。今求兼置，權濟軍要。若立第亦爽，關京之日，任有司裁奪」。詔從之。於是隨情補授，肆意聚斂。

尒硃榮死，仲遠勒其部眾，來向京師。節閔立，進爵彭城王，加大將軍，又兼尚書令，鎮大梁。仲遠遣使請准朝式，在軍鳴騶。節閔帝覽啟，笑而許之。其肆情如此。復進督東道諸軍事、本將軍、袞州刺史，余如故。仲遠天性貪暴，心如峻壑。大宗富族，誣之以反，沒其家口，簿籍財物，皆以入己。丈夫死者，投之河流，如此者不可勝數。諸將婦有美色者，莫不被其淫亂。自滎陽以東，輸稅悉入其軍，不送京師。時天光控關右，仲遠在大梁，兆據并州，世隆居京邑，各自專恣，權強莫此。所在並以貪虐為事，於是四方解體。又加太宰，解大行台。仲遠專恣尤劇，方之彥伯、世隆，最為無禮。東南牧守，下至人俗，比之豺狼，特為患苦。後移屯東郡，率眾與度律等拒齊神武。尒硃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。軍次陽平，神武縱以間說，仲遠等迭相猜貳，狼狽遁走。中興二年，復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，南走。尋乃奔梁，死於江南。

尒硃世隆

世隆，字榮宗，仲遠弟也。明帝末，兼直閤，加前將軍。尒硃榮表請入朝，靈太后惡之，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。榮因欲留之，世隆曰：「朝廷疑兄，故令世隆來。今遂住，便有內備，非計之善。」榮乃遣入。榮舉兵南出，世隆遂走，會榮於上黨。建義初，除給事黃門侍郎。莊帝之立，世隆預其謀，封樂平郡公。元顥逼大梁，詔為前將軍、都督，鎮武牢。顥既克滎陽，世隆懼而遁還，莊帝倉卒北巡。及車駕還宮，除尚書左僕射，攝選。

莊帝之將圖尒硃榮，每屏人言。世隆懼變，乃為匿名書，自榜其門曰：「天子與侍中楊侃、黃門高道穆等為計，欲殺天柱。」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，並以呈榮，勸其不入。榮毀書唾地曰：「世隆無膽，誰敢生心！」世隆又勸其速發。榮曰：「何忽忽？」皆不見從。

榮死，世隆奉榮妻，燒西陽門夜走。北次河橋，殺武衛將軍奚毅，率眾還戰大夏門外。及李苗燒絕河梁，世隆乃北遁。攻建州克之，盡殺人以肆其忿。至長子，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為主。曄小名盆子，聞者皆以為事類赤眉。曄以世隆為尚書令，封樂平郡王，加太傅，行司州牧，會兆于河陽。兆既平京邑，讓世隆曰：「叔父在朝多時，耳目應廣，如何令天柱受禍？」按劍嗔目，詞色甚厲。世隆遜辭拜謝，然後得已，而深恨之。

時仲遠亦自滑台入京。世隆與兄弟密謀，慮元曄母幹豫朝政，伺其母衛氏出行，遣數十騎如劫賊，於京巷殺之。公私驚愕，莫識所由。尋縣榜，以千萬錢募賊。百姓知之，莫不喪氣。尋又以曄疏遠，欲推立節閔帝。而度律意在南陽王，乃曰：「廣陵不言，何以主天下？」後知能語，遂行廢立。

初，世隆之為僕射，尚書文簿，在家省閱。性聰解，又畏榮，深自克勉，留心几案，傍接賓客，遂有解了之名。榮死之後，無所顧憚。及為令，常使尚書郎宋游道、邢昕在其宅聽事，東西別座，受納訴訟，稱命施行。既總朝政，生殺自由，公行淫泆，信任群小，隨情與奪。又兄弟群從，各擁強兵，割剝四海，極其貪虐。奸諂蛆酷，多見信用；溫良名士，罕豫腹心。於是天下之人，莫不厭毒。世隆尋讓太傅。節閔特置儀同三師之官，位次上公之下，以世隆為之。贈其父買珍相國、錄尚書事、大司馬。

及齊神武起義兵，仲遠、度律等愚贛恃強，不以為慮，而世隆獨深憂恐。及天光等敗于

韓陵，世隆請赦天下，節閔不許。斛斯椿既據河橋，盡殺世隆黨附，令行台長孫承業詣闕奏狀，掩執世隆及兄彥伯，俱斬之。

初，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俊握槊，忽聞局上詨然有聲，一局子盡倒立，世隆甚惡之。又曾晝寢，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。奚氏驚，就視，而世隆寢如故。既覺，謂妻曰：「向夢人斷我頭持去，意殊不適。」又此年正月晦日，令、僕並不上省，西門不開。忽有河內太守田帖家奴，告省門亭長云：「今旦為令王借車牛一乘，終日于洛濱遊觀。至晚，王還省，將車出東掖門，始覺車上無褥，請為記識。」亭長以令僕不上，西門不開，無跡入者。此奴固陳不已，公文列訴。尚書都令史謝遠疑，謂妄有假借，白世隆，付曹推驗。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。奴言，初來時，至司空府西，欲向省。令王嫌遲，遣催車。車入，到省西門，王嫌牛小，系于闕下槐樹，更將一青牛駕車。令王著白紗、高頂帽，短小、黑色，儐從皆裙襦袴褶，握板，不似常時服章。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查事東閣內，東廂第一屋中。其屋先常閉。奴雲，入此屋中有板床，床上無席，大有塵土，兼有甕米。奴拂床坐，兼畫地戲，甕中米亦握看之。子容與謝遠看之，閉極久，全無開跡。及入，狀皆符同。具以此對世隆。世隆悵然，意以為惡。未幾見誅。

世隆弟世承，莊帝時位侍中，領御史中尉。人才猥劣，備員而已。及元顥內逼，世承守轘轅，為顥所禽。顥讓而纓之。莊帝還宮，贈司徒。

世承弟弼，字輔伯，節閔帝時，封河間郡公。尋為青州刺史。韓陵之敗，欲奔梁，數日，與左右割臂為約。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為弼信待，乃說弼曰：「今方同契闊，宜當心瀝血，示眾以信。」弼從之。大集部下，弼乃踞胡床，令紹隆持刀披心。紹隆因推刃殺之，傳首京師。

尒硃度律

度律，榮從父弟也，鄙樸少言。莊帝初，封樂鄉縣伯。榮死，與世隆赴晉陽。元曄之立，以度律為太尉公、四面大都督，封常山王。與尒硃兆入洛。兆遷晉陽，留度律鎮京師。節閔帝時，為使持節、侍中、大將軍、太尉公，兼尚書令、東北道行台，與仲遠出拒義旗。齊神武間之，與尒硃兆遂相疑貳，自敗而還。度律雖在軍戎，聚斂無厭，所經為百姓患毒。其母山氏聞度律敗，遂恚憤發病。及至，母責之曰：「汝荷國恩，無狀而反，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！」言終而卒，時人怪異之。後韓陵之敗，斛斯椿先據河橋，遂西走澶波津，為人執送。椿囚之，送齊神武，斬之都市。

尒硃天光

天光，榮從祖兄子也。少勇決，榮特親愛之，常預軍戎謀。孝昌末，榮據並、肆，仍以天光為都將，總統肆州兵馬。明帝崩，榮向京師，委以後事。建義初，為肆州刺史，封長安縣公。榮將討葛榮，留天光在州，鎮其根本。謂曰：「我身不得至處，非汝無以稱我心。」永安中，與元天穆東破邢杲。元顥入洛，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。榮發後，並、肆不安，詔天光兼尚書僕射，為並、肆等九州行台，仍行并州事。天光至并州，部分約勒，所在寧輯。顥破，還京師，改封廣宗郡公。

初，高平鎮城人赫貴連恩等為逆，共推敕勤酋長胡琛為主，號高平王。遙臣沃野鎮賊帥破六韓忸夤。琛入據高平城，遣其大將万俟醜奴來寇涇州。琛後與莫折念生交通，侮慢忸夤。遣使人費律如至高平，誘斬琛，為醜奴所並，與蕭寶夤相拒于安定。寶夤敗還。建義元年夏，醜奴擊寶夤於靈州，禽之，遂僭大號。時獲西北貢師子，因稱神獸元年，置百官。

朝廷憂之，乃除天光使持節、都督、雍州刺史，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、大都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。天光初行，唯有軍士千人。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，天光入關擊破之，簡取壯健。至雍，又稅人馬，合得萬疋。以軍人寡少，停留未進。榮遣責之，杖天光百下。榮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光。天光令賀拔嶽率千騎先驅，至岐州，禽其行台尉遲菩薩。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。天光發雍至岐，與嶽合勢，破醜奴，獲蕭寶夤。於是涇、豳、二夏，北至靈州，及賊黨結聚之類，並降。唯賊行台万俟道洛不下，率眾西依牽屯山，據險自守。榮責天光不獲道洛，復遣使杖之百，詔削爵為侯。天光與嶽、悅等復向牽屯討之，道洛戰敗，投略陽賊帥王慶雲。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，得之甚喜，便謂大事可圖，乃自稱皇帝，以道洛為大將軍。天光乃入隴，至慶雲所居永洛城，破其東城。賊遂並趣西城。城中無水，眾聚熱渴。有人走降，言慶雲、道洛欲突出。天光恐失賊帥，乃遣謂慶雲，可以早降，若水決，當聽諸人今夜共議。又謂曰：「相知須水，今為小退。」賊眾安悅，無復走心。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，各長七尺，至昏，布立人馬，為防衛之勢，又伏人槍中。其夜，慶雲、道洛果突出，至槍，馬各傷倒。伏兵便起，同時禽獲。賊窮，乞降而已。天光、嶽、悅等議悉阬之，死者萬七千人，分其家口。於是三秦、河、渭、瓜、梁、鄯善咸來款順。詔復天光前官爵。

岳聞榮死，還涇州以待，天光亦下隴，與嶽圖入洛之策。既而莊帝進天光爵為廣宗王，

元曄又以為隴西王。及聞尒硃兆已入京，天光乃輕騎向都，見世隆等，尋便還雍。世隆等議廢元曄，更舉親賢，遣告天光。天光與定策，立節閔帝。又加開府儀同三司、尚書令、關西大行台。天光北出夏州，遣將討宿勤明達，禽之，送洛。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、万俟受洛於等據有河西，未有所附。天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，內懷憂恐，不暇他事。伊利等，但微遣備之而已。又除大司馬。

時神武軍既振，尒硃兆、仲遠等並經敗退。世隆累使徵天光，天光不從。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：「非王無以能定，豈可坐看宗家之滅？」天光不得已，東下，與仲遠等敗于韓陵。斛斯椿等先還，於河橋拒之，天光不得度，西北走，被執，與度律並送于神武。神武送於洛，斬於都市。

尒硃專恣，分裂天下，各據一方，賞罰自出，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，差不酷暴，比之兆與仲遠，為不同矣。

論曰：魏自宣武之後，政道頗虧。及明皇幼沖，女主南面。始則於忠專恣，繼以元叉權重，居官者肆其聚斂，乘勢者極其陵暴，於是四海囂然，已有群飛之漸。逮於靈後反政，宣淫於朝，傾覆之徵，於此至矣。尒硃榮緣將帥之列，藉部眾之威，屬天下暴虐，人神怨憤。遂有匡頹拯弊之志，援主逐惡之功。及夫禽葛榮，誅元顥，戮邢杲，揃韓婁，醜奴、寶夤，咸梟馬市，然則榮之功烈，亦已茂矣。而始則希覬非望，睥睨宸極，終乃靈後、少帝，沈流不反。河陰之下，衣冠塗地，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。至於末跡凶忍，地逼亦已除矣。而朝無謀難之宰，國乏折沖之將，遂使餘孽相糾，還成嚴敵。隆實指蹤，兆為戎首，山河失險，莊帝幽崩。宗屬分方，作威跋扈，廢帝立主，回天倒日；揃剝黎獻，割裂神州，刑賞任心，征伐自己。天下之命，縣于數胡，喪亂弘多，遂至於此。豈非天將去之，始以共定；終於惡稔，以至殄滅。抑亦魏紓其難，齊以驅除矣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